

岭南医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陈坚雄, 冼绍祥, 刘小斌, 黄可儿*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研究所,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 16 号, 510405)

摘要 通过梳理岭南医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提出岭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岭南医学的萌芽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海洋文化与舶来医药是岭南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认为岭南医学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可采取加强岭南作为南药集散地与开发原产地功能、加大岭南中医药援外与对外教育力度、推动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双向接轨”等措施。

关键词 岭南医学; 海上丝绸之路; 海药; 南药; 医学流派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倡议^[1]。这一倡议赋予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岭南作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从古至今一直发挥着桥梁和窗口的重要作用。岭南区域划分和命名始自唐代, “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 “十曰岭南”^{[2] 261}, 其范围涵盖当今之广东、海南两省及广西大部分, 也包括越南北部。岭南北靠五岭, 南濒海洋, 海洋文化是岭南本土文化形态之一, 海路交通的开发舶来了域外(海外)文化, 加上南迁的中原文化, 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 也成为滋养岭南医学的源泉。岭南医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 丝绸之路促进了岭南医学的发展, 岭南医学亦丰富着丝绸之路的内涵和活力。

1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与岭南医药萌芽

秦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时期, 也是岭南医药的萌芽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粤地”近海, 汉武帝时商贸活跃, “番禺, 其一都会也”; 海路交通“自合浦徐闻南入海”, 船行可至“已程不国”^[3], 可见汉代航线的起点就在岭南, 而这也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1983 年广州发现南越王墓, 出土有岭南发现的最早的

“舶来品”^[4], 来自古代波斯帝国蒜瓣形花纹的银盒, 还有非洲象牙、红海乳香、玻璃珠饰等舶来品, 这些南越国时期的文物说明岭南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要早于汉武帝时期, 甚至可以追溯至秦代。可以说, 海上交通的开发使得当时的岭南成为海内外商品的集散地, 促进了包括医药在内的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也促成了岭南医药的萌芽。

2 海洋文化推动岭南医学发展

隋唐时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 海外贸易的交通中心。现存广州黄埔区的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公元 594 年)^[5], 正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码头。晋唐中原三江人士南下以及海外商贸往来, 使岭南医学得以加快发展。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广州通海夷道”^{[6] 304}, 始于广州, 达东非海岸, 途经 90 余个国家和地区, 全程约 1.4 万公里, 是当时世界最长航线^[7]。大批阿拉伯人通过“广州通海夷道”来到岭南, 他们主要经营香药贸易, 乳香、没药、血竭、木香等阿拉伯药材随之传入中国。

古代海上丝路不仅是一条经贸之路, 更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通道^[8]。印度医学随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 岭南留有不少经停僧人的医踪。晋代支法存、仰道人两位僧医就以善治岭南多发的脚气病而留芳医史^[9]。唐代设置“蕃坊”作为阿拉伯人的聚居地, 使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得到尊重, 广州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的伊斯兰清真寺——怀圣寺(光塔寺)。同时唐代中医药学向海外传播加快, 而僧人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唐僧义净,

基金项目: 广东省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 广州中医药大学首批人文社科跨学科创新团队

* 通讯作者: hke8989@163.com

从广州海路到达印度等地游学,向当地介绍中医药知识,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述中印医学并作了比较,从中可见中药品种、针灸和诊脉水平皆远远超过印度及南海诸国^[8]。

3 海药成为岭南本草的重要组成

海药或产自海洋,或由海外舶来,逐渐被中医广泛应用,成为临床常用的中药材。葛洪《肘后备急方》创制的五香连翘汤^[9],方中木香、沉香、鸡舌香、麝香、薰陆香“五香”皆为海外舶来品。

晚唐迄五代,岭南出现《南海药谱》和《海药本草》两部本草专著^[1],所载的都是岭南特产或由海外经岭南转输进口的药物。《海药本草》中外来药记载详尽,如龙脑出律国、没药出波斯国、降香出大秦国、肉豆蔻出昆仑国等。宋元时期经岭南入口大量“蕃药”,香燥之风盛行医学界。《圣济总录》“诸风门”有乳香丸、没药散、安息香丸等,以“蕃药”为主的成药计 28 种。我国最早官方成药制剂手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有苏合香丸、至宝丹、牛黄清心丸等不少急证良药,其中苏合香丸组成的 15 味药中有 13 味是“蕃药”。

4 岭南医学在开放兼容中崛起

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岭南成为中外文化沟通、商贸交通之枢纽。从海外传入的西洋文化,多在澳门(其时隶属于广东)上岸,通过珠江口内河楫渡省城广州,然后经梅岭古道北上京华内地。我国的中医药学术亦最先经由岭南传至西方,如波兰传教士卜弥格 1650 年到澳门,并将中医脉学、中医舌诊、中医制剂等译述书籍传入欧洲。

中西医学在岭南地区激烈交碰,岭南医学日渐崛起,岭南中医各科的名医涌现、人才辈出,逐渐形成多个学术流派的繁盛局面。晚清时广东新会出现最早的中西汇通医家陈定泰,且其子陈相静、其孙陈珍阁均继承其学术思想,堪称岭南汇通流派。其后,南海朱沛文撰写《华洋脏象约纂》,主张“即华洋诸医之说合而参之”,成为中西汇通代表性医家之一。又如岭南中医骨伤科,清末民初涌现蔡忠、管镇乾、李干才、梁财信、何竹林等名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及独特的固定方法与有效的伤科药剂著称,其中蔡忠创制的“跌打万花油”风行东南亚,至今仍应用于临床。

18 世纪牛痘术得以在中国普及,岭南邱熺功勋卓著,他第一个学习,切身体验,并著《引痘略》倾力介绍推广。同时也与商行的大力斥资和

支持分不开,当时广东“十三行”中潘、卢、伍三家出资,建馆种痘,不但免费,甚至补贴“果金”。自此免费种痘成为一种社会福利,而岭南有示范带动之功。

5 对岭南医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考

张子和《儒门事亲》云“君子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中医学“以气血流通为贵”,素有“通则不痛”“中和为治”之宏观治理思路和文化特色,这些特点正与“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精神相符合。可以说,“一带一路”既是对中医学能否与时俱进独立发展的挑战,亦是中医学实现新的开放发展的重大机遇。

5.1 加强岭南作为南药集散地与开发原产地功能

“南药”过去大部分从东南亚、非洲等地进口。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广州中医学院开展了南药引种和北移实验,如引种印尼爪哇白豆蔻、越南肉桂等 25 个品种;成功培育巴戟天试管苗,为南药优良品种选育开辟了新途经;编著《热带药用植物栽培》,总结栽培经验;对槟榔、爪哇白豆蔻、益智仁、巴戟天药材质量进行初步评价^[13]。随后开展库拉索芦荟等 10 个品种的 GAP 示范基地建设、巴戟天抗病新种和广藿香濒危品种的研究和培育^[13]。据资料统计,岭南成功引种驯化豆蔻、丁香、肉桂、檀香等 30 多个南亚和东南亚品种,诃子、云木香、安息香、千年健等品种亦成功引种或由野生变家种;广东作为全国商品中药材主要集散地之一,出口创汇的广东道地药材已有 100 多种^[14]。

传统海洋中药资源是“南药”的重要组成,也是进行海洋中药现代化的宝贵源泉。1972—1978 年经系统调查广东省、海南岛、西沙群岛的药用生物,编写《南海海洋药用生物》(1978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载药用海洋生物 214 种。近 30 年来海洋药物科研已形成一门新兴学科。未来二三十年研究开发的热点仍然是资源问题,包括我国特有的海洋中药资源,以及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方法和技术系统分析和测定、提高中药材质量、开发新药源^[15]。

5.2 加大岭南中医药援外与对外教育力度

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具有相似性,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常见类似多发病、传染病,岭南中医诊疗经验可对此提供直接借鉴。例如,疟疾原来也是岭南地区常见病种,岭南罗浮山是青蒿治疟之源。为了推广防治疟疾经验,自 1967 年岭南名医李国桥就奔走于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其带领团队发现青蒿素具有抑杀人体中的配子体的作用,提出“全民服药”防治结合方案。2006 年 12 月,李国桥团队前往非洲科摩罗实施“灭源灭疟法”。科摩罗 2014 年实现了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人数减少为 2154 例,与 2006 年相比,下降了 98%^[14]。

共建“一带一路”,岭南医学在对外教育方面具有很好的潜力。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94 年创办广州经方班,2011 年发展为以岭南为核心辐射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国际经方班。国际经方班举办地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参会代表也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传承中医经典、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如果说医药援外是“授人以鱼”,那么岭南医学的对外教育则应“授人以渔”,侧重为当地培养能够运用岭南医学诊疗经验的医生。

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2017 年广东省制定了《广东省促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2018 年 1 月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卫生与健康合作大会召开,粤港澳三方签署协议,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卫生与健康共同体。岭南医学向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共建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5.3 推动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双向接轨”

中医药以何种姿态“走出去”?“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中医药学可以造福于全人类,……21 世纪的中医药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科学之林,……所以为中医药架设一条发展的高速公路,实为当务之急”^[15]。古代丝绸之路在推动东西方思想交流、文化交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人类文明多样化进程中仍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16]。“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充满文化自信又开放和合,正是中医药发展可以凭借的“高速公路”。

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中医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学之间具有互补性和一定的比较优势^[17]。中医药走向国际,应当坚持友好协作、和平发展的原则,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医疗、卫生保健、医学教育、医药科研、医药文化和健康产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双向接轨”。

两千多年来岭南人民在推动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不懈努力,而岭南自古是中医药沟通海外的

“南大门”,岭南医学当继续发挥历史文化积淀和地缘优势,勇当“一带一路”特别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医药合作发展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一方面,推动中医药与沿线各国医学的融合发展,为“一带一路”服务,为维护人类健康服务;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岭南要继续往开来,传承和传播岭南文化,扩大岭南医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影响^[18]。

参考文献

- [1] 秦玉才,周谷平,罗卫东.“一带一路”读本[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序言.
- [2] 欧阳修,宋祁.百衲本新唐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314-315.
- [4] 周永卫.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J].考古与文物,2004(1):61-64.
- [5]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40.
- [6] 沈济时.丝绸之路[M].北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1.
- [7] 霍秀媚.“一带一路”倡议与岭南文化的传承传播[J].探求,2018(3):96-101.
- [8]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38.
- [9] 俞东青.《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关医学的资料[J].中医杂志,1997,38(8):506.
- [10] 葛洪.肘后备急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96.
- [11] 郑樵.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80.
- [12] 徐鸿华,邓沛峰,林励,等.我院引种栽培“南药”及其部分品种的药材质量评价[J].广州中医学院学报,1991,8(Z1):231-235.
- [13] 徐鸿华,丁平,刘军民.南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1(5):349-351.
- [14] 陈蔚文,徐鸿华.南药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6(3):201-203.
- [15] 张吉德,管华诗,关美君,等.回顾海洋药物专业委员会的创建与海药学科的发展:纪念中国药学会成立百周年[J].中国海洋药物,2007,26(4):50-56.
- [16] 曹斯.青蒿素:走向世界的中医药[N].南方日报,2015-06-29(A12).
- [17] 邓铁涛.21 世纪:中医药学走向世界之契机[J].中国基础科学,2004,6(2):24-28.
- [18] 孙东东,袁盼,钱洁,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国际合作的健康资源共享途径探讨[J].中医杂志,2019,60(3):190-194.

(收稿日期:2019-03-25;修回日期:2019-05-28)

编辑:崔京艳